

年代戏为何偏爱东北 ①

3月16日,由辽宁编剧郝岩创作的年代戏《好好的时光》在央视八套播出,该剧自2月23日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以来,收视率屡创新高;不久前,以上世纪90年代东北国有经济及重工业转型为背景的电视剧《岁月有情时》收官,即便完结多日,仍跻身平台“风云榜”前三。《人世间》《漫长的季节》《父辈的荣耀》《老舅》……近年来,很多年代戏不约而同地将镜头对准东北,黑土地何以成为年代戏创作的沃土?是旧厂房里封存着的集体记忆,是冰天雪地带来的视觉冲击,抑或是平凡人在时代浪潮中的默默坚守?带着这样的问题,本版推出“年代戏为何偏爱东北”专题报道,在岁月和光影中,读懂时代与人的故事。

粗粝外表下藏着戳中人心的地域密码

本报记者 刘海博

核心提示 “看到剧中熟悉的场景,想到曾经的年代,更有代入感,情感满满”“虽然是年代剧,但真的很好笑,而且笑点很高级”“跟着妈妈一起追剧,每天等更新”“网络平台上看完,还要在电视上再看一遍”……东北年代戏为啥让观众这么上头?

记者采访了解到,从内容创作上来看,年代戏“偏爱”东北的原因,或许不仅在地域本身,更在于这片土地上积蓄着足够复杂的时代背景和人性光芒,浓缩着人们共同的记忆与乡愁。

复杂完整的历史 让东北故事自带张力

对于很多影视剧创作者来说,东北之所以成为年代戏的“天然片场”,首先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完整性。

在辽宁取景、改编自辽宁作家潘一搏的小说《子弟》,以20世纪90年代东北国有经济及重工业转型为背景的电视剧《岁月有情时》,不久前刚刚在央视八套、爱奇艺收官。这部剧讲述了主人公从少年到青年、从“走出去”到“归故乡”的跌宕人生。通过人物之间的聚散离合,展现时代浪潮下厂矿子弟的成长抉择、奋进历程与乡土情怀。

该剧导演黄伟曾凭借《大江大河》系列荣获上海电视节最佳导演奖,并提名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提到以东北为背景拍摄年代戏,在内容创作上有什么天然优势,黄伟认为,东北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本身就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从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建设,到60至70年代的三线建设高潮,再到80年代的黄金时期,最后到90年代的转型阵痛,东北完整地经历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全过程,具有“历史的完整性”。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工人,他们带来了不同的方言、习俗和生活方式,却在这片土地上融合成了新的文化形态,“文化的独特性”成了殊为难得的素材。

在创作者看来,这种连续且剧烈的社会变迁,为年代戏创作提供了天然的叙事骨架,让剧情本身就充满张力。

“与其说年代戏偏爱东北,不如说东北更适合拍年代戏。”辽宁籍导演高桐说,东北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容易产生推动剧情发展的



矛盾冲突,且这种冲突会比人为设计的更为剧烈。2025年7月,高桐导演的电影《去北方》,在沈阳开机,影片开头便带给观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观感。在他看来,东北背景下塑造的故事具有独特的质感,即便有意淡化这些历史符号,东北气息仍然会扑面而来,这就是黑土地自带的力量。

高辨识度的人物群像 让角色塑造更带层次

下岗、迷茫、困顿……东北题材从不回避苦难。但苦难不值得书写,在苦难中仍然能积极生活的人,才值得书写。东北的时代洪流,为主人公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理由,能够更清晰地勾勒出人物弧光。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创作者来说,拍东北更像是一种本能。作为地道地道的沈阳人,学成归来后,高桐一度回避家乡题材。“当我真正靠本能去选题、勘景时,才意识到,那些老厂房的砖缝、工人村的煤炉味儿,早就流淌在我的血脉里。那种刻在骨子里的熟悉感,都会变成创作的养分,让作品拥有无法复制的质感。”高桐说。

在高桐的作品里,东北角色身上常常带着很清晰的烙印。那些祖辈的经历,渗透在他们的价值观、说话方式和人生选择里,成了人物性格背后的重要支撑。他解释,东北人在外在形象、口音上都很具有辨识度,无须过多铺垫,观众就会对他的“来路”



左图、上图:不久前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岁月有情时》,改编自辽宁作家潘一搏的小说《子弟》,以上世纪90年代东北小城(铁西城东化厂)为叙事背景。剧中的厂区烟筒、锅炉房、宿舍群、澡堂子、繁茂的山林等,均取景辽宁。

一目了然。这种鲜明的外在特征为塑造人物提供了巨大空间;如外表粗犷却内心细腻、表面守旧却内心叛逆,这种反差会使人更立体、更有层次。

《岁月有情时》中的一幕,展现的正是东北人粗犷外表下的细腻内心。影片中,演员贾冰饰演的丁师傅在失去奶奶,成为孤儿的男主角面前,转过身,用窗帘擦眼泪。这个细节,表现出成年人不想在孩子面前失态、悄悄掩饰心酸的人物性格。这种外形和动作,比任何台词都更有力地刻画了人物柔软的内心。

所有关于时代背景、时代烙印,最终都会落到“人”的身上。正如黄伟在谈到以东北为背景拍摄年代戏的艺术价值时说:我们不是在简单地记录历史,而是在探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面临转型时,普通人如何在变化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岁月有情时》想表达的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人性中的善良、坚韧和温情依然闪烁着光芒。

共同的时代记忆 让全国观众极易产生共鸣

讲的是东北,面向的是全国。创作者希望这样的光芒能照亮更多观众,让更多人从扎根在东北的影视剧中获得力量,将地域特色转化为情感共鸣。

这一点,从数据上可见端倪。被评为“现象级”国民大剧的《人世间》2022年上线

后,首轮播出就吸引超过3.71亿观众收看,某平台30岁以下年轻用户占比接近50%;2023年,2024年分别在网络、电视台播出的《漫长的季节》,某平台收官时评分冲上9.5分,成为近8年来国产剧在该平台的最高分;2023年播出的《父辈的荣耀》被称为“口碑黑马”,引发隔代追剧热潮……这些数据证明,东北年代戏已经突破了地域限制,走向更多受众。

改编自辽宁籍作家双雪涛同名小说,在鞍山、本溪取景的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上映前夕,导演董子健来沈阳路演时说:“东北是非常浪漫的地方,每次来都会去饭馆、早市,与街边的叔叔阿姨聊天,这一切给我特别真挚的感觉,小时候的记忆就慢慢涌来了。”

这样的情感共鸣,正是创作者们的初衷。作为生于山西、长于河北的70后,《岁月有情时》的编剧卡智弘坦言,这个故事并不仅仅为东北书写,而是写给所有三线厂子弟,因为“他们的命运太像了”。无论是河北的炼油厂、山西的军工厂,还是东北的钢铁厂,都经历过“建厂—辉煌—转型”的轨迹,厂区生活、时代变迁、成长颠沛……相信这一切,能触动所有有相似记忆的观众。

“虽然故事发生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但关于家庭、友情、爱情、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却是跨越时代的普遍主题。我想把这份献给400万三线厂子弟的文学礼物,通过影像传递给更多人。这段历史不应该被遗忘,这群人的故事值得被看见。”黄伟如是说。

身边的文化故事

本溪门洞里书店老板在“滚雪球”

本报记者 刘臣君 文并摄

进入本溪市东明小学对面的小区,爬上二楼,推开“门洞里”书店的门,满墙的书籍和手写纸条构成了主调。这里没有喧嚣的设计,图书销售占据了近60%的营收。

经营者潘新泽,一个从轧钢厂辞职的“本溪小伙”,用10年时间,在本溪、沈阳开了“门洞里”“长椅”“打盹儿”3家分店。

近日,他讲述了自己的独立书店创业故事:一个爱书人如何将情怀落地,更揭示了在本溪如何用“长坡滚雪球”的耐心,将独立书店的小生意,滚成一个坚实的雪球。

坚守10年滚出第一个“雪球”

2012年,冶金专业毕业的小潘,从一份不喜欢的冶金工厂工作辞职。“我上班第一个月4000元多一点吧。”他回忆说,离开国企是人生轨迹的一次剧烈偏航。

“做着并不喜欢的工作,我读梁鸿的《出梁记》,读很多社科类的图书,越发地对工作无感。”迷茫之际,他回到家乡本溪,心里揣着一个执拗的念头:开一家书店。“本溪有锅炉烟筒铸就的硬朗A面,更该有温暖人文的柔软B面。”潘新泽说。

开书店、茶馆、咖啡店和花店是很多青年创业的优先级,但血亏出局的例子数不胜数。小潘也做了赔本的设想,他先开了一家咖啡店,并放进2000多本书,提供免费借阅。“我想卖书,我想和读者接触。我不知道本溪的读者喜欢读什么。”小潘说,这是一个曲线战略,在咖啡店里免费阅读2000多本书成为他探知本地阅读脉搏的触点。

这最初的一步,就定下了他事业“长坡滚雪球”的基调。“长坡”,是独立书店在本溪看似贫瘠却始终存在的文化需求,更是一条需要漫长时间培育的赛道。

咖啡店运营3年后,真正的书店——“门洞里”开了。然而,情怀浇灌不出繁花。书店经历了近3年的亏损。“最惨淡的时候,一天就两三个人。”小潘说。支撑他的是一个朴素

的想法:“我就亏3年,啥时候亏到头,负担不起就放手吧……”

转机在2022年意外到来。许多在外工作的本溪人返乡,因为公共书店的关闭,这座小城能提供安静阅读和办公空间的地方寥寥无几。“当时本溪能满足他们需求的,只有我们。”小潘回忆。客流慢慢积累,大约在2023年左右,书店开始盈利,利润率稳定在30%左右。他的小雪球,在经历漫长、几近停滞的启动期后,终于开始滚动。

但“长坡”上并非总是顺境,他对后来者的建议也越发谨慎:“一个正常的书店,它的成本回收周期不会低于3年……你的这个打算要低于3年,我觉得就不要做了。”他坦言,因为深知选品、渠道的艰难,自己“越开店,想法越保守了”。小潘曾非常欣赏大连的“回声书店”,那是一个融合小型出版、展览、乐队演出的理想形态,但最终因租金压力、电商冲击、实体阅读市场萎缩而关闭。“情怀养不了生存”,这个案例像一个个警钟,让他更清醒地认识到,在漫长的坡道上,情怀是初始动能,但要让雪球滚大,必须找到“湿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用情绪价值聚拢一城读者

小潘找到的“湿雪”,是他为顾客,尤其是为本溪人酿造的一种独特“情绪价值”和“社交货币”。他的书店,卖书,但更售卖认同与记忆。他的独立书店情怀引发了媒体的关注,随后带来了更多与书店同频共振的人群。

“很多本溪人缺少身份认同,”小潘直言,“好多人出去之后,甚至觉得‘我是本溪人’这个身份成了累赘……”问哪儿来的,会说自己“辽宁的”,或者干脆说是“沈阳的”,他的书店,自觉性承担起“我是本溪人”的认同。每个人翻开点咖啡的菜单,上面赫然写着“我在本溪,我很重要”,这正是他理解的:“我”指的是每个本溪人,不管在哪里,都会记得本溪的望溪公园、儿童乐园、平顶山,那些带来快乐和痛苦的印记。

他将这种价值注入产品的每一个细节。

饮品单上有“杯犀拿铁”(“杯犀”为本溪古称)、“野山力咖啡”(源自本溪上世纪著名饮料)、“望溪公园”山楂茉莉茶。这些名字,外地人无感,本溪人却会心一笑。

文创产品更是“向内”的。“我们做文创多时候是向内做文创,而不是向外做文创,”他解释,“比如我们做那个儿童乐园的滑梯(形象),就只有本溪人能理解。”一个印有老式水泥滑梯的帆布包,在外地是普通图案,在本溪游子手中,却是一把打开乡愁的钥匙。在新店“长椅”,他设置了录音间,制作关于本溪历史、公园的播客,不间断邀请嘉宾闲谈,用声音为城市存档。

“留住乡愁很重要。”小潘说。他通过图像、声音、文字,反复唤醒关于本溪的集体记忆,为离开的人提供情感触点。这种深度运营,为他积累了坚实客群。他有两个读者群,约800人,本地和外地顾客各占一半。

在经营上,“门洞里”图书销售能占到总营收的59%,这在国内独立书店中属健康比例。为对抗电商低价,他加入了全国70多家独立书店的采购联盟,“会把折扣再压一压”。他的选品,也从全民共鸣出发,例如他近期阅读并推荐的《欢迎再来》,一本讲述东北工厂子弟记忆的书,与他自身的经历深度共鸣。

在“长椅”上重新出发

如今,他的“雪球”已从本溪滚到沈阳。开沈阳店,是为了链接更多出版资源做活动,也因为“每个周末都有好多沈阳的顾客来”。

甚至,当书店开到沈阳后,它还意外地成了外界重新认识本溪的一个“切入口”。小潘发现,许多外地顾客带着对东北的“刻板印象”而来,而“门洞里”正在无声地修正这种印象。

“你看这幅‘刻板印象’的海报,我使用了现在被称为‘东北大花’的背景,但实际上这是1952年上海华东纺织管理局(华东纺管局)成立设计室,聚集了当时国内顶尖设计师,为了丰富当时单调的服饰色彩,他们深入



身为3家书店的老板,潘新泽每年大约要精读20本书。尽管他的日常被经营的大量琐碎占据,但阅读让他保持着对内容的敏感。

民间调研,设计出‘百鸟朝凤’‘孔雀牡丹’几种经典大花图案。这个设计作为被面、褥面等家居用品图案流行于国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成了东北人的‘刻板印象’。”潘新泽说。

如今,本溪的“门洞里”和沈阳的“打盹儿”两家书店都在顺利运营中,“而新开的‘长椅’也成了新的打卡点。”小潘说。靠在门洞里书店露台的长椅上,小潘说,上次作家许知远到本溪,也在这张椅子上坐过。

从“门洞里”到“打盹儿”再到“长椅”,潘新泽的雪球还在向前滚动。坡道很长,前路未知,但核心,始终是那些书,那些关于本溪、关于本地和本地人的记忆,以及一群人的情感共鸣。这大概是一个独立书店经营者,能找到的最踏实的生存方式。

文化七日谈 QIRITAN

短剧火热 这些长剧靠啥“长寿”

刘家良

这年头,什么都讲究一个“快”。短剧风口一来,节奏飞起,恨不得三集就讲完一辈子的爱恨情仇。可也有这么几部“异类”,在短剧的洪流里慢下来,一部接一部、一集连一集,活成了行业里的“长寿标杆”。

《乡村爱情》拍到第十八季,刘能、赵四斗嘴斗了十几年;《外来媳妇本地郎》一播就是20多年,堪称“广东人的电子榨菜天花板”;还有《唐朝诡事录》,没等这季更完,观众就催下一季。短剧时代,这些动辄十几季、几千集的“慢节奏选手”,凭啥还能“活”得这么精神,甚至越活越有滋味?这事儿,值得好好唠唠。

最扎实的理由,往往也最简单:它们成了观众生活里的一块“背景板”。你想啊,看《乡村爱情》,大多是吃饭时随手点开,就图个热闹,听听刘能又怎么挤兑赵四,谢广坤又作了什么妖。它提供的不是强烈的戏剧冲击,而是一种稳定的、可预期的情绪氛围,就像家里的旧沙发,坐着不一定多惊艳,但就是舒服、踏实。这种陪伴感,攒个十几年、几百集,就慢慢熬成了情怀,成了观众和剧之间的“老交情”。观众看这些角色,就跟看老街坊似的,知道他们的脾气、懂他们的心思,追更这事儿,也就变成了一种惯性,像是陪着这些老熟人一起过日子。

肯定有人要抬杠了:这不就是“啃老本”吗?这话对,但也不全对。情怀确实是“敲门砖”,但想让大家一直买单,关键是剧里的世界、剧里的人,是“活”的,是跟着咱们现实时间一起往前走的。《外来媳妇本地郎》里的孩子从奶娃娃长成了上班族,结婚生子;街坊们的营生也跟着时代变,从开传统小铺,到搞网红直播、做短视频,咱们身边的新鲜事,编剧都悄悄揉进了剧情里。人物会变老,会长皱纹,会有中年危机,下一代也会带着新观念闯进来,跟老一辈闹矛盾、擦火花。这种“跟着时代走”的成长性,让虚构的电视剧,多了几分现实纪录片的真实感,观众看的时候,总觉得“这说的不就是我们身边的事吗”。

能让观众始终放不下的,还有一个关键——它们都有自己的“人物群像宇宙”。《唐朝诡事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它火不只是因为案子多离奇,核心是卢凌风、苏无名、费鸡师、樱桃这一群人,凑在一起太有化学反应了。观众追更,一半是看奇案解谜,另一半是看这几个人互怼、互动,看他们从生死到默契,从各自为战到并肩同行。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个性,不是扁平的“工具人”,他们的组合,能撞出无限多的故事可能。这个自成一派的“小宇宙”,吸引力甚至超过了单个案件,就算换个案子,观众冲着这几个人,也愿意一直追下去。

所以说,这些作品的“长寿”,真不是撞大运。它们走的是长期主义,不追热搜、不玩噱头,慢慢便扎根在几代观众的日常生活中。文艺市场千姿百态,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管是几百集的多季长剧,还是几分钟一集的短剧,本质上都是咱们当下需要的“口粮”。《礼记·中庸》有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长剧、短剧各有所长,它们不是相互取代关系,而是互补互促关系,最终会实现美美与共。

咱们观众的胃口,其实大得很,既能吃得了精致的“满汉全席”,也离不开接地气的“街头小炒”。一部作品能活下来、活得好,没有什么捷径,就一条最实在的道理:真诚一点,好好创造人物、好好讲故事,跟上时代的脚步,才能真正走进观众心里。时间终将给那份真诚买单。你对观众用心,观众就会陪你走很久。

全省新大众文艺研讨会在鞍山举办

本报讯 记者刘臣君报道 近日,全省文学创作工作会议暨繁荣新大众文艺研讨会在鞍钢博物馆正式召开。本次会议聚焦关于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相关要求,聚焦基层文艺创作提质、新大众文艺群体培育两大核心,部署全省作协系统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会上,明确了2026年全省文学创作七大核心任务。在深耕红色、工业、山乡巨变等题材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海洋题材、诚信与廉洁文化等全新创作方向,同时鼓励创作者立足本土特色,聚焦辽宁人返乡创业的“北归”题材,以及“东北超”“十五冬”等本土题材,打造兼具地域辨识度与时代感染力的文学作品。

新大众文艺发展方面,将全面实施“作家驻村计划”,重点扶持辽河口作者群、鞍钢工人作者群等基层创作队伍,密切关注网络文学、微短剧等新兴文艺形态,全方位激活全民文学创作活力,让文学创作扎根基层、贴近大众。文化惠民层面,常态化开展“公益大讲堂”“文学志愿服务”等品牌活动,主动融入辽宁省第十五届全民读书节,依托“文惠e达”公共文化服务点单平台,推动优质文学资源精准、常态化直达基层群众。

此外,会议还明确要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打造地域特色文学地标,筹建网络文学微短剧创作孵化基地,促进文学IP多业态转化,擦亮辽宁文学对外交流名片。